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十 史部

晉書卷六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

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吴攻破江西屯戍與孫晧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於横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别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吴國之衆殄滅於此吴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使使白渾

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己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

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晧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吴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吴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戸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

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賔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

武帝問浚鄉宗後生稱誰爲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别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

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謨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悦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毁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

御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思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

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懐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絶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

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竒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且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竝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頼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懲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

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嵎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宫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

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横

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
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
於市誦經云
謨以顗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
而未及顗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亾兄顗昔蒙先
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
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
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

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壼庾亮並侍御座壼云事了當論顗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議論況顗忠以衛

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
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顗有餘責獨負殊恩為朝廷急
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
不勝辛酸膏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顗
官謨歷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
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

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頴以馥守河南尹李矜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為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

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吴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

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

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廵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年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

敗頑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毁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於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

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反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頴以為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為栅以自守晞將

至頓兵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兖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戸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

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御者兖州刺史
哭弟者尚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
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遺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
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
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
滔等說曰兖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
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
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

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

昌言曰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
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難禍難殷流
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
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
官長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
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
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
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

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為賊所執宿衛闕之
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思累息晞
以為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
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
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
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
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嶷衆轉盛

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鋭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姦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大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黄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

等妄搆陷以重戮帶甲臨宫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

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圮隔方貢乖

絶宗廟闕蒸甞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

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

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

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

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

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

守局東嵎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浚與臣共剋大舉輙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讃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寛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輙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睎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恊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

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畧道遝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内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専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宫寺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輙衹奉

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襲行天罰
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皐間獲晞使果得詔
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
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為兖州與徐州刺史裴盾
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
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
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黄鉞先官
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

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戶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轝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

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為國家除暴閻亨美士柰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

執晞署為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為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為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

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尫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

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命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郡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史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

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别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内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叅軍伐吴之役戎使喬與叅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冏所重每下堦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

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荆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兾州刺史以

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

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奬王室横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

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勠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

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勠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姧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

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耻同儕自為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

以虓之非專威輙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

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

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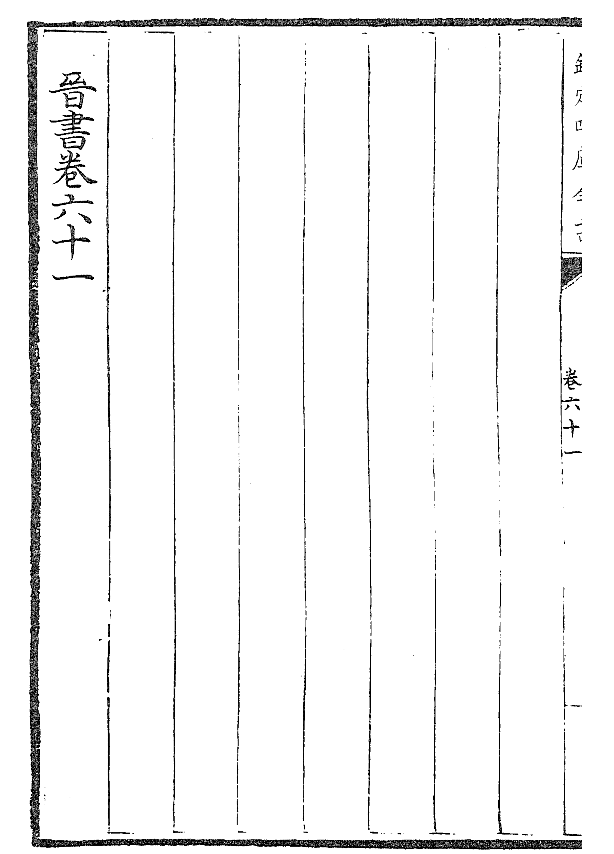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

丞傳廸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栁唯讀老子而已廸每輕之栁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兖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乂始安太守乂子成丹陽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歴官内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彦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袵於伊川建右社

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
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
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睎擢自庸微位居上
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
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
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行藏
道將鞠旅成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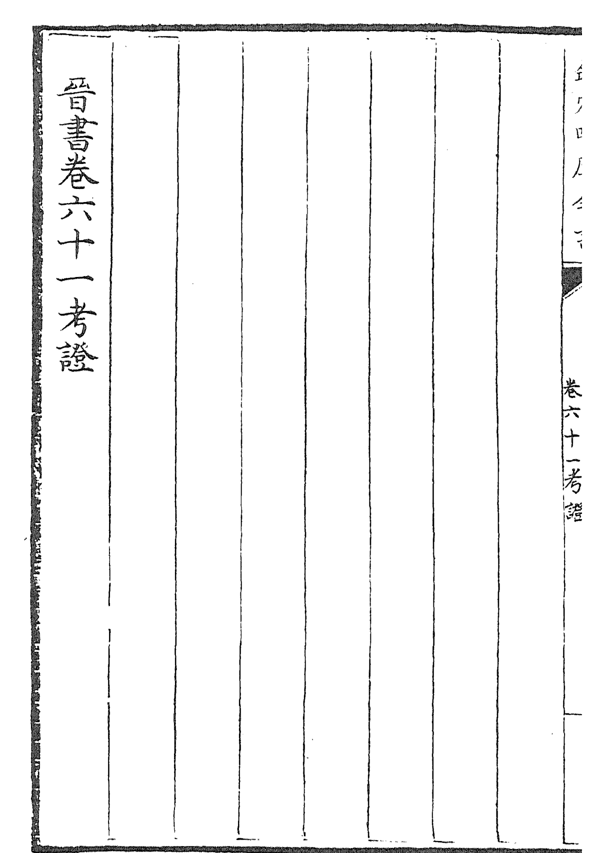


晉書卷六十一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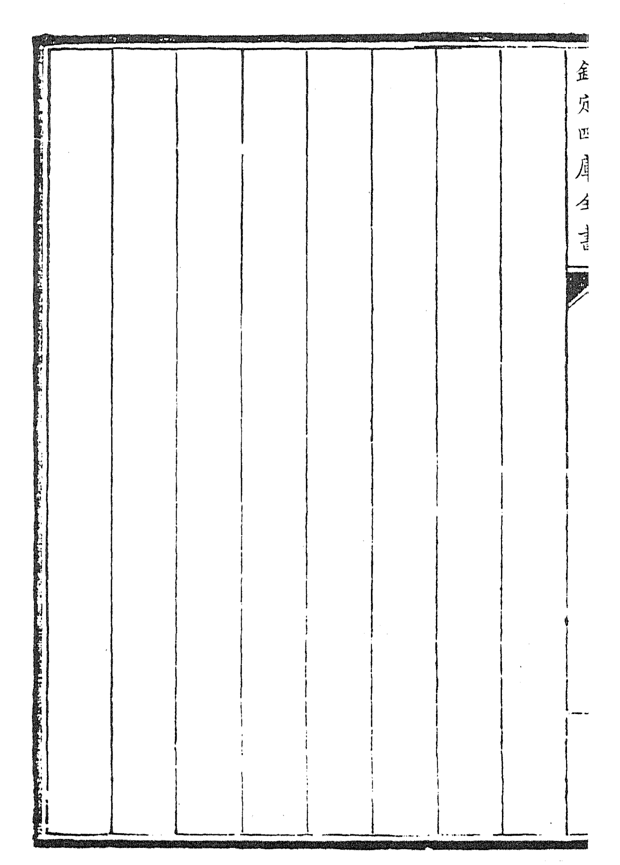
周浚傳乃直指三江山〇三江山一本作三山王濬傳濬舟師過三山是也今仍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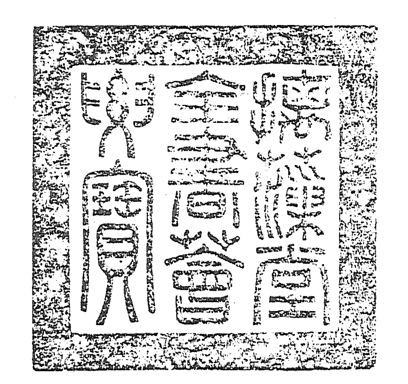
荀晞傳龔行天罰〇龔監本誤襲今從閣本改正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謹案卷六十第二十五頁前三行紏合義衆刊本合訛令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六十二
　　　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十一 史部

晉書卷六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禄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

著名年三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别廬冠絶時輩引致賔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叅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荂為皇太子琨為荂詹

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黄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

所執琨乃説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琨及琨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琨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

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絶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嶮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没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内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

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顧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横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来甚得物

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
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
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
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
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
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
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
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

初單于猗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九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

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録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縠為元

帥而定霸功髙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說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没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埸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

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
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
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
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
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
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冡壓于
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
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氂之效未著頃以時宜

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茍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壚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為朝羞昔申胥不徇栢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覬古人其於被堅執鋭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

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
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
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
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
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
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
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
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

都會平陽會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内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闚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

未及唯臣子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怔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

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来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鋭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内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

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
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
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奬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
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
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
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
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
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讐恥豈可猥當

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喢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

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内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别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来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奬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

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

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别駕盧諶曰
握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濵叟鄧
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
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
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
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
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為

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

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来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

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户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邉萌頓仆苟懐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

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茍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

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郃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来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懐顧望留停榮

卲欲遣前兼鴻臚邊遡奉使詰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

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屣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横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踦 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

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容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

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之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曽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懐

臣等祖考以来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

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内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

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名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為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穎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荂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為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顒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

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為惡日滋輙用茍晞為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令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輿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

將名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
容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
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録以
輿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
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
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
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論

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殯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

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鴦鴦騎救之季龍走隨鴦屯厭次被害弟胤為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

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

記該涉古今往来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恵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

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
競名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
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
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
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
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

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来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

直趣遜幕軍士大亂遜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遜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遜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遜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遜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遜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遜遜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遜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遜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遜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

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
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
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
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
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
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
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
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

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

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己
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
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隷皆恩禮遇之
由是黄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
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
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
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己務施不畜資産子弟
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悦嘗置

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
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
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
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
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
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
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
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荆棘

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内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内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黄河西接成皐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内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

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

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耶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黄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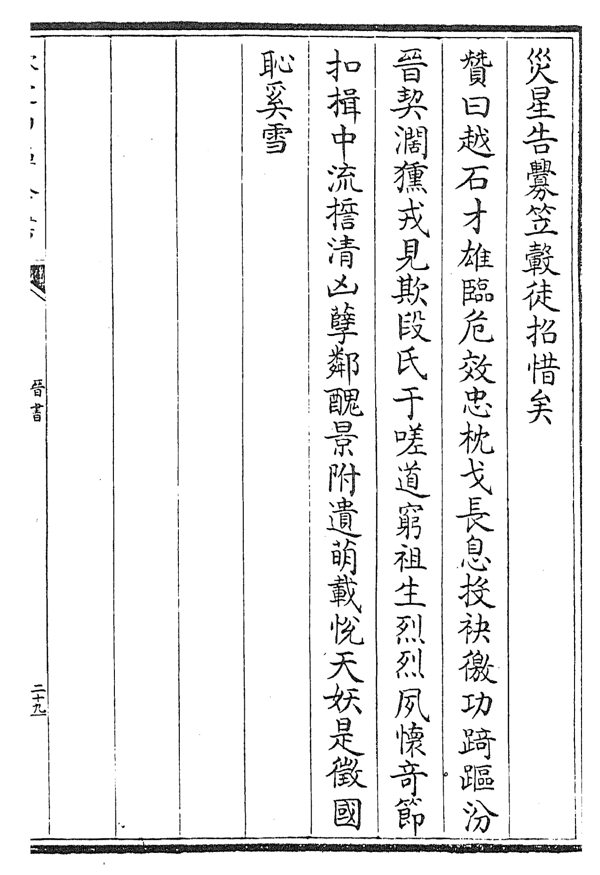
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末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

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儁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容以啓帝稱約懐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閲文史而已及約為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禄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乆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

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
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為清廉
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説餘事納輒
困之因曰君汝頳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
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
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
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

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㝡之禍六戎横噬交肆長虵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鋭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



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蹐蹗汾晉契濶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悦天妖是徵國恥奚雪

晉書卷六十二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劉琨傳匹磾從弟末波○本書及後魏書波或作杯或作柸

能隆二伯主○文選作茍能隆二伯

祖逖傳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稚監本作雅又遒訛作導今從本書地理志改正

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綱目分注逖攻川於蓬關與此小異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晉書卷六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

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頵不納後為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遺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絶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

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吏晉多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為石季

龍所破續屯
田又抄其户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
及文鴦屯濟南黄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
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虚圍續季龍
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
為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
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為
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没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

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

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搢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偽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舋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

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賔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厲群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

其弟文奮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齓時與群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肜以為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太守宋冑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

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眾修洛陽千金堨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皐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為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為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懐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眾襲

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

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懐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

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産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之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来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

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
暢也帳中得聰書敕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
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来降
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
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
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
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
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

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

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宫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胥等奉迎梓宫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竝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

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

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

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

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

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

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畧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

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

臾退軍堮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

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為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恩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麈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

矩默大飢默因復説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悤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勑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

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茍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

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

疾陸眷令文鴦與石季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㫗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閒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閒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從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

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恵也續曰賴公威徳續得效節令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

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巳沒衆懼而散復為石
季龍所遮文鴦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
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
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
也令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
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
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
文鴦罵曰汝為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

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内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内史泊勒兵不許泊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

渡黄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賔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
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
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
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
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鴦亦遇鴆死惟末杯
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
務勿塵巳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
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

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為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柸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史河間王

顯敗亂之後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刼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悦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

藩諮謀軍事藩甚悦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顒之伐趙王倫以該為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

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為宏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竝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該為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

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
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
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
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曽詔以該
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
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
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
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

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内懐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内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

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强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恖戰敗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

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為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為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為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潛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為右軍將

軍默樂爲邊將不顧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倮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一器㹠一頭默

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
殺孔煒女為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
與脩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
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
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
默既懷恨便率其徒侯旦門開襲脩脩將吏欲距默默
呴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脩
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脩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

大逆傳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内外掠首女及諸妾并金寳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首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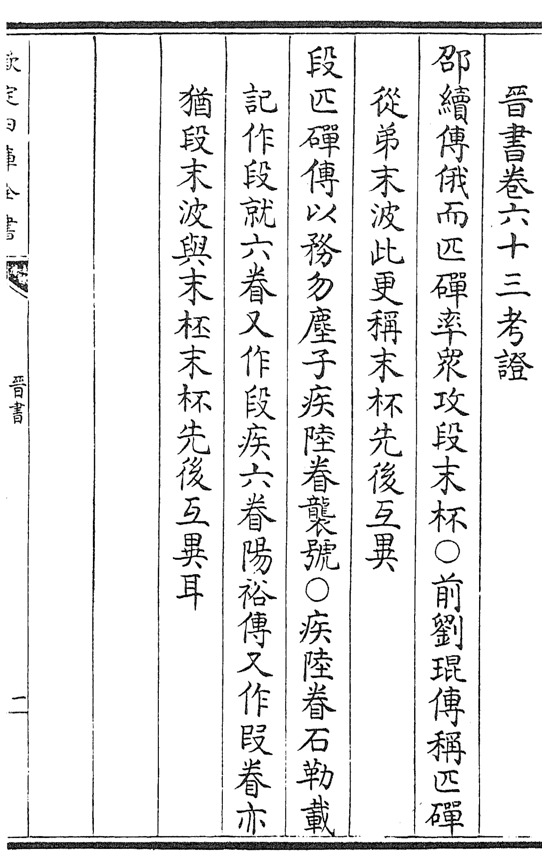
軍大集圍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為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來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懐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元明憤恚世龍挫衂惜其

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黙既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藴子卿以来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磾勁烈隕身全節黙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卷六十三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邵續傳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前劉琨傳稱匹磾從弟末波此更稱末杯先後互異

段匹磾傳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疾陸眷石勒載記作段就六眷又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亦猶段末波與末柸末杯先後互異耳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謹案卷六十二第一頁前六行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刋本靖訛靜據毛本改

第五頁前八行臣聞晉文以郤縠為元帥刋本縠訛穀據左傳改

第五頁後二行咸有敦詩說禮之德刋本說訛閱據左傳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握中有懸璧刋本握訛幄據文選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邊萌頓仆刋本仆訛朴據北監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七行獨禦鯨鯢之鋭刋本鯨鯢作鯨鯤今改

卷六十三第十八頁後四行乃大赦天下刋本大訛天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